

導論：中國作家與南洋

專論：中國作家筆下的南洋社會

南洋華文文學的今昔

南洋色彩的小說——黃崖的「烈火」

中國文學的南洋色彩

附錄：中國作家南洋作品選輯

許地山：生命鳥（小說）

巴金：西貢（遊記）

徐志摩：濃得化不開——新加坡（小說）

中國作家與南洋

黃傲雲著

艾蕪：八募那城市（遊記）

老舍：小坡的生日之種族問題（童話）

郁達夫：馬六甲遊記（遊記）

徐訐：馬來亞的天氣（小說）

凌叔華：新加坡裕廊山（散文）

黃崖：尋鑛夢（小說）

秦牧：榴槤果漫憶（散文）

巴人：印尼散記之任生和周圍的一羣（小說）





版權所有

書名：中國作家與南洋（黃傲雲著）

出版：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青山道四九九號

永興工業大廈十樓C座

電話：三一七四二一七七〇
七四二一八八四

印刷：廣記印務公司

香港上環西街49—51號

定價：港幣十七元

作者簡介

黃傲雲：原名黃康顯，廣東中山人，香港出生，畢業於聖保羅男女中學，獲香港大學文學士、文學碩士，及劍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學副教授，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院士，現任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高級講師，主持中國文化及語文課程。

黃氏早歲曾發表散文及詩作於「文壇」、「新生晚報」及「中國學生週報」等刊物，後長時間旅居於英國及新加坡等地，一九八二年起恢復創作，最近結集的作品有今年中的「南洋的日子」，與明年初的「洋紫荊之歌」，現任香港英文筆會（國際筆會香港分會）會長，並為「公教報」撰寫「北窗夜話」等欄。

南洋是中國人最早在海外生根的地區，人種習俗文化均呈繽紛傳奇的色彩，本書以生動感性兼理性的文筆，詳述中國作家在南洋的經歷，南洋華文文學的近況，兼透過有關作品，分析南洋社會的特色與文學上的南洋色彩。附錄中精選巴金等十一名家以新馬、越南、緬甸、印尼等地為背景的代表作，可作文學欣賞與研究之用。



香港出版商

封面設計/鄧玉嬋

ISBN 962-16-0001-4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17.00

導論：中國作家與南洋

專論：中國作家筆下的南洋社會

南洋華文文學的今昔

南洋色彩的小說——黃崖的「烈火」

中國文學的南洋色彩

附錄：中國作家南洋作品選輯

許地山：生命鳥（小說）

巴金：西貢（遊記）

徐志摩：濃得化不開——新加坡（小說）

中國作家與南洋

黃傲雲著

艾蕪：八募那城市（遊記）

老舍：小坡的生日之種族問題（童話）

郁達夫：馬六甲遊記（遊記）

徐訐：馬來亞的天氣（小說）

凌叔華：新加坡裕廊山（散文）

黃崖：尋鑛夢（小說）

秦牧：榴槿果漫憶（散文）

巴人：印尼散記之任生和周圍的一羣（小說）



作者簡介

黃傲雲：原名黃康顯，廣東中山人，香港出生，畢業於聖保羅男女中學，獲香港大學文學士、文學碩士，及劍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學副教授，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院士，現任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高級講師，主持中國文化及語文課程。

黃氏早歲曾發表散文及詩作於「文壇」、「新生晚報」及「中國學生週報」等刊物，後長時間旅居於英國及新加坡等地，一九八二年起恢復創作，最近結集的作品有今年中的「南洋的日子」，與明年初的「洋紫荊之歌」，現任香港英文筆會（國際筆會香港分會）會長，並為「公教報」撰寫「北窗夜話」等欄。

南洋是中國人最早在海外生根的地區，人種習俗文化均呈繽紛傳奇的色彩，本書以生動感性兼理性的文筆，詳述中國作家在南洋的經歷，南洋華文文學的近況，兼透過有關作品，分析南洋社會的特色與文學上的南洋色彩。附錄中精選巴金等十一名家以新馬、越南、緬甸、印尼等地為背景的代表作，可作文學欣賞與研究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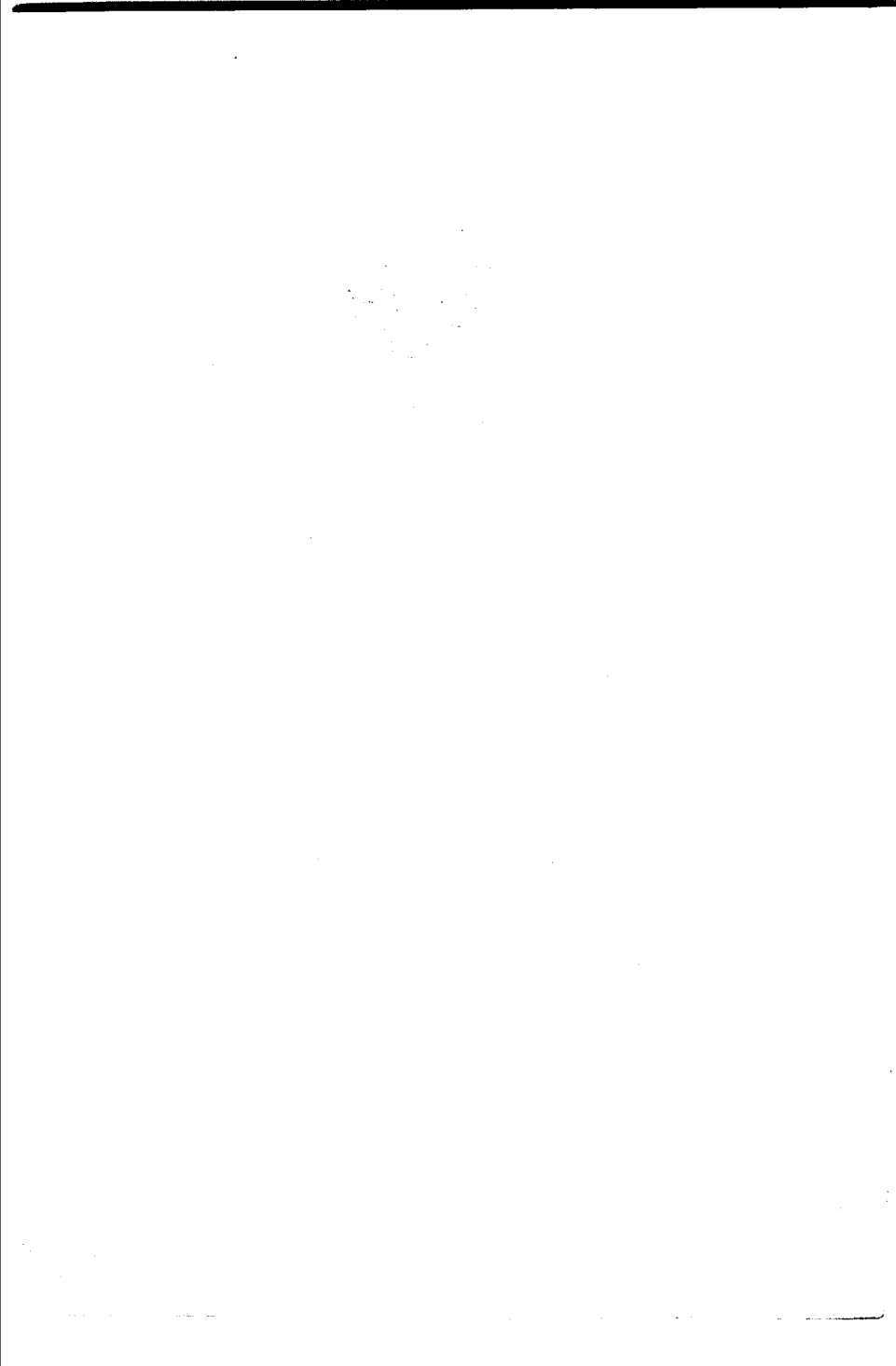


香港出版商

封面設計/鄧玉嬋

ISBN 962-16-0001-4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17.00





版權所有

書名：中國作家與南洋（黃傲雲著）

出版：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青山道四九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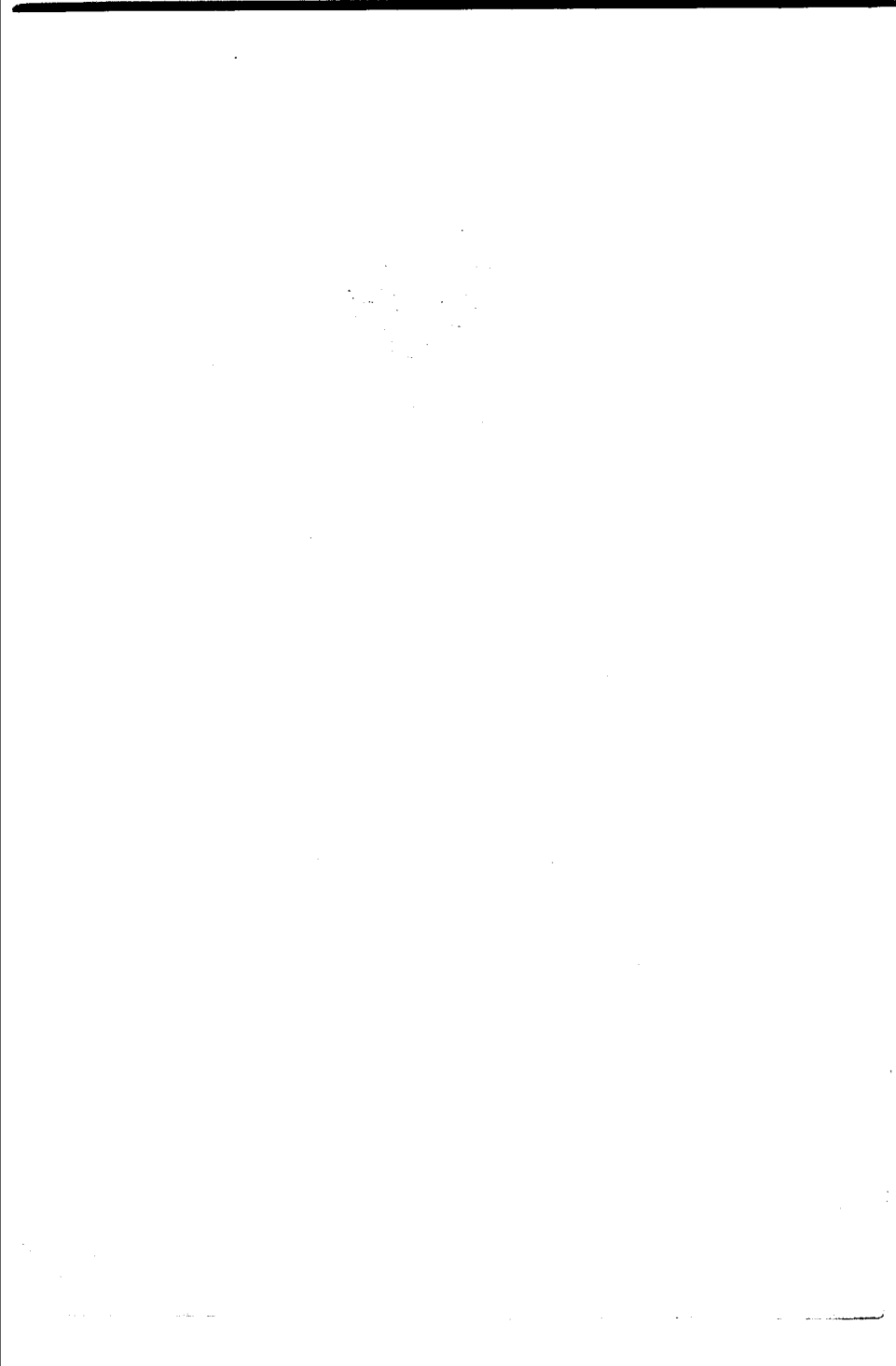
永興工業大廈十樓C座

電話：三一七四二一七七〇
七四二一八八四

印刷：廣記印務公司

香港上環西街49—51號

定價：港幣十七元



目錄

中國作家與南洋·····	十一
中國作家筆下的南洋社會·····	三十
南洋華文文學的今昔·····	四七
南洋色彩的小說——黃崖的《烈火》·····	五五
中國文學的南洋色彩·····	六五

附錄：中國作家南洋作品選輯

命命鳥許地山·····	七九
西貢巴金·····	九九
濃得化不開——新加坡徐志摩·····	一〇四
八募那城市艾蕪·····	一一一
小坡的生日之種族問題老舍·····	一一五
馬六甲遊記郁達夫·····	一二三
馬來亞的天氣徐訏·····	一三一
新加坡裕廊山凌叔華·····	一四七

尋鑛夢

黃崖

一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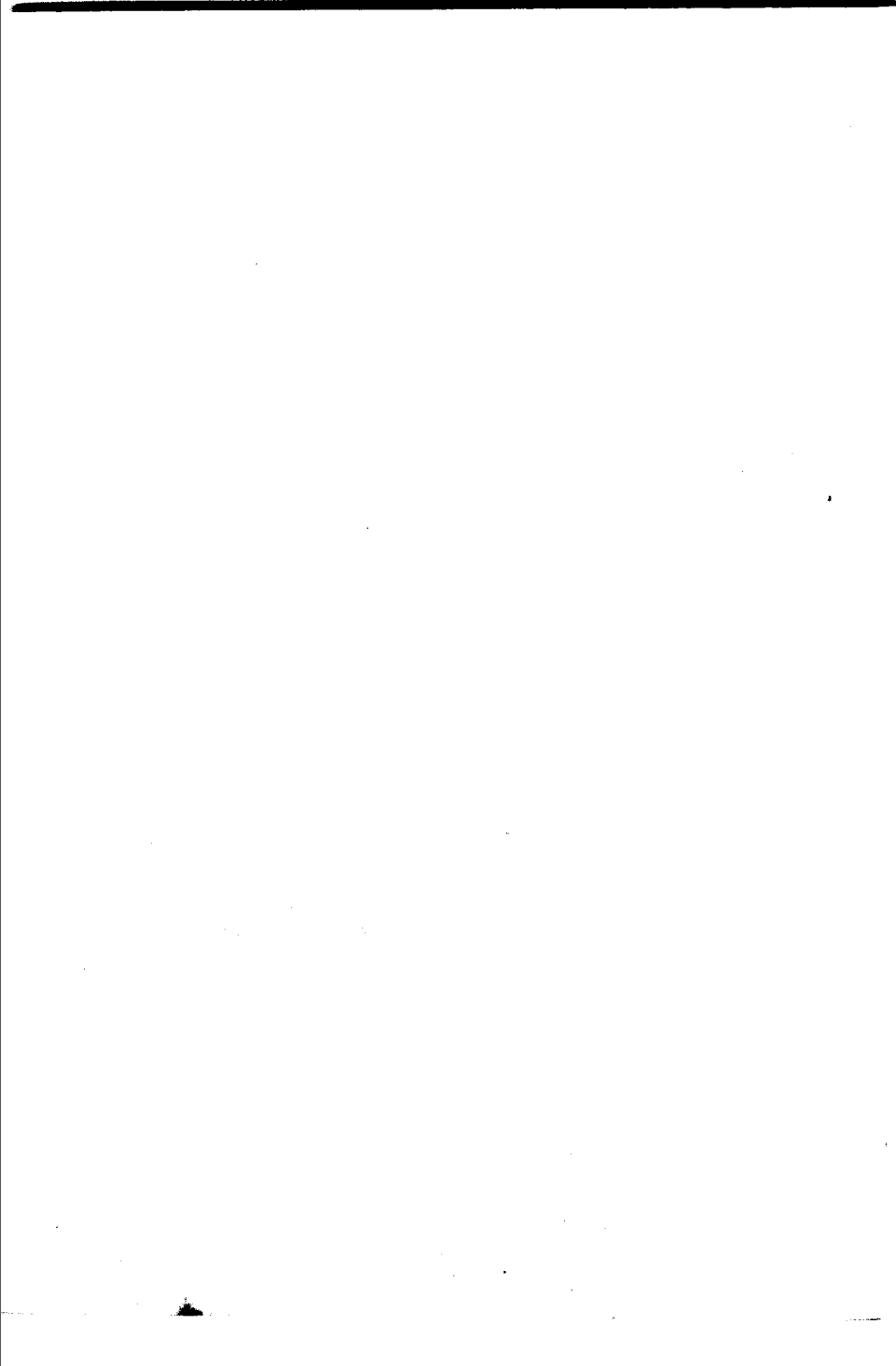
榴槤果漫憶

秦牧

一六三

印尼散記之任生和其周圍的一群巴人

一七一



中國作家與南洋

(一) 南洋過客巴金與徐志摩

中國五四運動的風暴，大概幾年後才吹襲南洋的華僑社會；而五四的副產品新文學運動，更只能晚一步才發揮影響力，其原因是第一代華人到南洋謀生的都是勞動工人，或間有做小生意的，談不上甚麼文化。而華文中學的開辦，都在五四運動以後；至於華文報紙，在每個地區都是最基本的幾份，更談不上本地出版的書刊了。因此中國作家來到這裏搞文學活動的，就更是鳳毛麟角了。

在本世紀的二十年代或稍前，來過南洋的中國作家，只有一個許地山，另一個艾

燕。不過許地山只在仰光教過兩年的華文學校，艾蕪到過緬甸及星馬一帶，只謀求半工讀的機會，機會不久便落空了，最後只有結束流浪，取道新加坡、香港，回中國去了，而他們兩人回到中國後，才真正開始創作生涯，嚴格來講，他們在南洋生活時，不算中國作家。

此外在二十年代，路過南洋的中國準作家着實不少，因為他們若果乘船去歐洲留學，或由歐洲回國，是必經過南洋。南洋一帶的重要港口，如西貢、新加坡等地，是必要停留一兩天。好像一九二七年的巴金，一九二八年的徐志摩，便是最佳例子。於是巴金寫過遊記「海行雜記」，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所提到的南洋，只是浮光掠影，只是平面描寫，缺乏廣度與深度。

不過作家所具有的極靈敏的觸覺與靈活的觀察，所以他們可能感染給讀者的往往是南洋特有熱帶氣氛，與異國情調。

熱帶感染給徐志摩的，是一種「樹膠似的」「濃得化不開」。「濃得化不開」是一篇小說。

「濃得化不開」的是熱帶的風景：「大雨點打上芭蕉有銅盤的聲音，怪。」「紅心蕉」紅得濃得好。要紅、要熱、要烈，就得濃，濃得化不開。「小草兒讓急雨狼虎似的相親了一陣子後，便」綠得發亮，綠得生油，綠得放火。它們這才樂哪！」而「熱帶的自然更顯得濃厚，更顯得猖狂，更顯得淫，夜晚的星都顯得玲瓏些。像要向你說話半開的妙口似的。」

「濃得化不開」的是熱帶的氣流：『這風可真涼爽，皮膚上，毛孔裏，那兒都受用，像是在最溫柔的河水裏游泳，做魚的快樂。氣流似乎是密一點，顯得沉，一隻疏蕩的胳膊壓在你的心窩上……確是有肉糜的氣息，濃得化不開』。

連到熱帶的女郎，都帶給徐志摩這種感覺：「朱古力姑娘也不等請，已經自己坐上了廉楓的床沿，你倒像是怕我似的，我又不是馬來半島上的老虎，朱古力的濃重的色濃重香團，圍住了半心跳的旅客。濃得化不開。」而朱古力很明顯是熱帶女郎的膚色，這種膚色所帶來的感覺自然是「濃重的色」，與「濃重的香」了。

至於巴金，他一踏上安南的土地，便「一切都是十分鮮明的。太陽好像永遠不會落，樹木也永遠長青。到處是花，到處是光，到處是笑。想到冬天，想到風香，就如做一個渺茫的夢。」而安南之夜，又是另一種感覺：「夜晚的街道就和夜一樣，也是很柔和的。我走一步，腳步放得緩緩地就像在踏進一個夢境。街上半明半暗，又籠罩了一層淡淡的月光，行人和房屋都帶了些空幻的色彩。這夢幻的夜！我不說話，我在領略……」

從安南再到新加坡，巴金所得到新加坡的印象是言語不通，因為華人說的是方言；是到處站崗的印度巡捕，以別於西貢的安南巡捕，是中華書局看不見甚麼新書；是不太好的街道，「只有上岸時還看見幾條很好的馬路，兩旁有樹木」，大概是紅燈碼頭附近的商業區吧，而前者亦可能是今日的牛車水。

還有他所描寫的印度人、馬來人：「印度人和馬來人也有些。開紙烟店、賣雜貨、做銀錢兌換生意的，都是這些人。我們每經過他們的店舖門前，那些盤着腿坐在貨攤上，戴着圓頂帽兒，穿着白布衣服，圍着紅花布裙的黑臉馬來人便要高叫（CHAN GE MONEY）頭一搖一擺，黑臉上閃耀着兩顆倒明不亮的星（狡猾的眼睛），這簡直是小丑了。」

馬來人很少在新加坡開商店，幹買賣，至於做錢銀兌換生意的，差不多是印度人。大概巴金分辨不出印度人吧，對一個地方缺乏深入的了解，就只能有表面的描寫，與直覺的記述。

所以在整個二十年代，中國作家還未能寫出南洋社會的真正特性。他們的作品呈現的，只是文學上的感性，而非知性。

（二）許地山的南洋小說

寫小說一定會有某一個地方，作為故事的背景，要把這些背景有特殊的色彩，實在不易。所謂地方色彩，是指這個地方的特有個性：包括人物、風景、語言、習俗、思想、歷史、與情調，人物、風景可以看圖片，語言、歷史可以憑書本，至於習俗與思想，則要靠親身體會，而情調就更需要投入的感受到了。

文學與藝術的原素，是體會與感受。體會使觀察深入，感受使情感投入，如是便